

## 重点推荐

# 历时5年绘制《三体》图像小说

## 吴青松：尽量忠实原著



吴青松(中)



《三体》图像小说封面

日前,《三体》图像小说新书分享会在成都三体四维空间举办,《三体》图像小说作者吴青松和其创作团队成员陶海洋、漫画播客主讲人陶朗歌围绕新书创作展开对谈。

刘慈欣的《三体》,是许多科幻迷心中的经典。这次《三体》图像小说改编,用吴青松的话来说,是“正面硬刚,尽量忠实原著”。那些原著中诸如“三日凌空”“古筝行动”等用文字描述出的波澜壮阔的名场面,吴青松采用整页乃至跨页的大画面调度等方式,将其转化成二维图像,铺开在纸页间。

最让吴青松印象深刻的,是《三体》故事里出现的“人列计算机”。这是一个在原著中极其恢弘的大场面,三千万士兵组成三十六平方公里的“计算机主板”,运行时,几千万面小旗同时挥动,充满了细密的粼粼波光。

“画面上的人脸都是一个个细致地画出来的。”吴青松笑言,其实一开始也想过“剑走偏锋”,但后面还是一点一点绘制,“这是对读者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的尊重,如果投机

取巧,不过是在欺骗自己。”

这样工程量巨大的场面,书中还有很多。何况还有“倒计时”“智子”等抽象表达,如何将它具象成二维图画,也是难题。作为《三体》粉丝之一,吴青松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。2019年,三体宇宙与吴青松商谈图像小说改编事宜。吴青松表示,当时自己虽然对三体十分感兴趣,但一度十分犹豫,害怕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驾驭如此庞大的故事;最后是“不画肯定会后悔”的强烈意愿促使他接下了这个项目。

从剧本到分镜,再到线稿、最后的成品,吴青松的《三体》图像小说创作前后历时五年。难点之一在于:文字和图像作为不同的媒介,对承载内容的要求和限制有所不同,因此创作者需要对原著内容做出适当取舍和改编。

“比如汪淼玩游戏的内容,全部出现在漫画这种载体上,是无法承受的,也会影响后续故事的节奏。”吴青松表示,漫画在保留小说名场面的前提下,会将原著的节奏加快。

创作时,他会反复探讨关键场景和角色的细节,“总体修改了4个版本,至于细微调整的部分就有二十多个版本。”

在人物塑造上,大史(史强)是修改较多的角色。原著中,大史是一个动作较为粗野的警察。吴青松说,自己一开始对大史外形的构想是“油腻的中年男人”,但后来又意识到大史这个角色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,是汪淼等科学家的信心来源之一,“大史需要给人安全感,所以之后就将其修改成更加帅气魁梧和拥有男性气场的形象。”

据悉,全套《三体》图像小说计划覆盖原著三部曲内容,全套共3部6册,预计5至6年内全部出版,以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绘画方式再现“三体”磅礴世界,并通过图书、卡牌、特色文创等多个领域的跨界联动,探索融合出版新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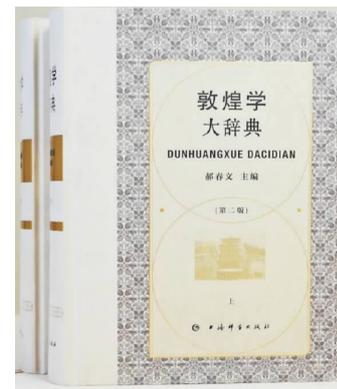
本次发行的为《三体》图像小说第一部,故事内容从叶文洁向宇宙发射信号开始,到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的首次交手,最终以“古筝行动”收尾。 据中国作家协会

## 资讯播报

★ 余华、史铁生、北猫位列年度影响力作者。近日,2025阅读X大会举行。活动现场,开卷2024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发布。报告显示,2024年总体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下降1.52%,总体(不含教辅教材)市场码洋同比下降4.83%;码洋规模1129亿,恢复到2019年的88%;部分偏刚需版块正向增长,生活类和教辅类涨幅明显;内容电商渠道中少儿和教辅类码洋占比合计接近70%。“开卷三大榜”即“货架销售榜”“内容电商榜”和“总销量榜”同期发布,其中,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包揽虚构类“三大榜”首位,《读客当代文学文库: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包揽虚构类新书总销量榜、货架销售榜和内容电商榜首位。此外,余华、史铁生、北猫分别是虚构、非虚构以及少儿领域中排名首位的著者。

★ 2024网文“神作榜”出炉。《仙工开物》《遮天》《神秘复苏》《完美世界》《斗破苍穹》《诡秘之主》《凡人修仙传》《神墓》《道诡异仙》《吞噬星空》《大奉打更人》《轮回乐园》《圣墟》《全职法师》《我真没想重生啊》《夜无疆》《仙逆》《全职高手》《超神机械师》《惊悚乐园》等20部作品上榜。

★ 《敦煌学大辞典》(第二版)在京首发。百年来,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从“国运衰则文运衰”步入“国运兴则文运兴”。百年前的1925年,“敦煌学”一词首次出现在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的演讲中,日本一度跃为敦煌学研究执牛耳者;1983年,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,会长季羨林提出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世界”,于1998年主编出版的《敦煌学大辞典》成为上世纪海内外第一部、也是唯一一部敦煌学研究集大成的专科辞典;20年后的2018年,敦煌学学者在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新局下再度集结,修订出更为完备、意在传之世代和传之世界的《敦煌学大辞典》(第二版)。该辞典于2025年1月10日首发,被学界誉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。



## 书香滋味

## 读书的乐趣

□冯惠明

家里满满一书架的书,是我的资产的重要一部分,不仅是物质上的,也是精神上的;不仅是生活上的,也是生命中的。从大学毕业开始,我买了近两千本书,并且读了其中大部分,有的书还不只读过一遍。书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。

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很小开始就和书打交道。只不过即使经历这么多年的读书生涯,人们也不一定养成读书的习惯。如果说上学时读书是为了考试,进入社会以后的读书就是自己选择了一种生活,而且是以兴趣为基础,那就有不一样的境界了。

为学习而读书总带有强烈的目的性,并且被限制了,多是与考试相关的内容,除非是大师级人物能把自己专业领域的书读成艺术品,否则这种读书还是浅层次的,只有跳出了读书的功利性,为了心灵需要而读书,才是真正的读书,或许也只有真正有心灵需要者,才会持续不断地读书。

读书其实是在读人,是在与人相交。周国平老师认为,一生中要与三种对象聊天:自己、伟大的人、超自然主体,阅读就是第二种。我们

身边或许很少有称得上伟大的人物,而书则弥补了这个缺憾,读那些伟大人物写的书和写伟大人物的书,就是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与之对话、谈心。整个心灵沉浸其中,获得深深的宁静、感悟,以及随之而来的愉悦。

当然,读书还是要有选择的,正如朋友间的相交要以合情对意、志同道合为基础,读书也是一样,而找到合适的书和喜欢的作者,又有很多缘分和巧遇的成分,这也为读书添了许多乐趣。

我喜欢海子,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,连海子的名字都没听说过,只是因为是在大学图书馆里,我想选本诗集,看到书架上并排放了许多我听说过和没听说过的,只有海子诗集剩得最少。当时我以为这是最受欢迎的诗集,也许作品水平高,就选了一本。这一读就是二十多年,反复读了许多遍,还会继续读下去。

虽然媒体总在宣传,让人们多读书,但真正能静下心来读书的恐怕不多,至少我身边不多,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幸运,一本书、一杯茶足以

度过一个下午或者一个上午。有些人总问读书有用吗,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。若以金钱为标准衡量,或许读书某种意义上是没什么用的,但这种没用正是读书的用处,正所谓“无用之用是为大用”,我们的心装得太满了,要用读书来稀释、放松一下。况且书中不乏有益于身心的道理,尤其是经典作品,经过时间淘洗,依然流传。

书能给我们心灵的抚慰、共鸣的感动、豁然喜悦,这些都是高质量生命不可缺少的。面对一本书,不只是面对作者、面对书中人,也在面对自己,通过赞同与反对、愉悦与忧伤照出自己的渴望、自己的无奈,学会面对人生,不断释怀,接受现实,接受自己的平庸又不至于沮丧,因为还在读书。

读书或许无法帮助我们成就伟大的事业,但总可以提高内在的境界,正如毛姆所说,“为我们的灵魂建造一座庙宇”,让心灵安静,哪怕片刻。

有诗说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,我这算是“满壁图书一屋香”吧。